本埠行址法租界四號路　電話滬行八〇〇　電報掛號一七〇九　營業處一八一八　編輯處一八二　廣告處一八六

戰時之涿州

城內晉軍甚少

京訊、有涿州紳士某、聞奉當道之召、由涿來京、蓋擬設法使晉軍退出、以免塗炭、有人晤某紳、據云當其離涿州時、城內晉軍不多、似不過兩營人之譜、其餘在城外、總數不知、涿州四門、惟西門尚開、東南兩門則緊閉、城內漸苦缺糧、惟截至數日前為止、城內民房尚未大受砲火之災、有數日無戰事、晉軍將領為傅存懷、係去年國晉戰事中新回鍛頭山救出歷門之人、察其狀、尚無意退去云、

山本到東京

△談滿蒙問題

東方社東京二十七日電云、山本滿鐵所長今早入京、大要發表談話如次、

本人前次游歷滿蒙腹地、乃二十年前之事、此次視察內蒙之大部及齊齊哈爾、哈爾濱、吉林等地、其發達之速、實令人驚異、而考究其所以然、蓋滿蒙地域自日俄戰役以來、二十年間、得維持治安、如鐵道之修築、在中國本土、已完全停頓、而滿蒙却著發展、且中國本部因變亂之故、向滿蒙移住者、大形激增、就全體而言、恐在百萬人以上、向一地方有如此多數移住民、可稱為世界的記錄乎、關於滿蒙之開發敷設鐵路乃極為必要、固不待言、而關於其方針與方法、於中日兩國間之意見一致、遂完全之諒解、於根本上、乃最為必要也、

隴海路戰事無變化

（濟南通信）

△濟南軍政近訊簡報

△據軍界方面本日（二十七日）所得徐州電訊、隴海路戰事無大變化、魯馮兩軍仍在蘭封以西相持、戰事頗為激烈、左右兩翼、亦無變化、惟戰事較正面略為和緩、

△曹州一帶竄入之馮軍、已次第肅清、日前曾有馮軍一部襲攻定陶、經十一軍一百六十二旅金尊華部擊退、張宗昌以金尊華旅護城有功、深為嘉許、立飭軍需課撥洋一萬元、賞給金旅、已令金尊華派員領取、

△張宗昌本日（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赴辛莊視察營垣操場、至午剿返城、晚九時張宗昌又在督署東大樓、款宴航空界要人、到者三十餘人、至晚九時始盡歡而散、

△褚玉璞李藻麟來電報告、虞城馮軍王鴻恩部、原為陸軍十五旅改編、並非馮嫡系、現已由高級參謀關麟書冒險入城、勸王降魯、王已願投誠、由魯軍點收王部步馬槍二千八百支、追擊砲十四門、機關槍二十三架、刻正在改編中、

△岱南著匪劉黑七李堂剛部共約六千餘人、槍枝齊全、現由某師收編完妥、委劉李為旅長

△衍聖公孔繼成及其太夫人、於本日（二十七日）早八時、由濟乘津浦路四次車赴北京、

△黃河省直魯兩省之大患、每次決口、損失極大、本年伏汛秋汛均平安渡過、河務局十一月八日舉行慶祝安瀾大會、（十月二十七日）

南京通信

南都閒話錄

（天流別墅主人）

△寧政府的腐化

△投機者的危機

南京新政府成立、寧漢滬三方人才集中、不能不稱為濟濟盛事、從此使社會最為放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共產黨在內、即平日投機家、有跨黨嫌疑者、不是被逐、即是心虛而逃、此固記者可為保證的、但同時政治的腐化傾向、實在是免不了、所以一般老黨員、頗為不平、隱然有排腐的運動、說到如何腐化、就不能不說因何而腐化、此本有最深的用意、最遠的源流在內的、據一般人所述、當蔣胡用事之日、蔣喜引用浙江人以自輔、胡則多拉廣東人以植其基、最近蔣胡雖去、而兩派黨人尚固守、厲行其領袖的老政策、加以新由漢來之湖南派、以第二徐世昌為首領、此公為前清兩廣總督文毅公鍾林的公子、於縉紳上本有最遠的淵源、昔年馳譽於舊京、今日高踞乎新都、隨手拈來、都是從前的紅藍水晶頂子的人物、且此公多情、於其世家年誼、向特注意、而運用安置又頗得法、故有侯門如市、過江如鯽之觀、此三派人在政治上堪稱鼎足、今後雖蟲之爭、恐有非一言所能了者、

論此間的實力、當然首稱蔣派、次算桂派、兩方在南京的三五百里地界內、各不下五萬餘人、目下以利害環境之相同、愈見水乳、但是桂派的向來不知政治是什麼東西、第一首領宋儒理學氣、於地盤的觀念之濃厚、為人帶幾分自稱不管政治、逼句話的確非欺人者、第二首領白崇禧、於軍事參謀之計畫上、確有天材、為一般軍人所推重、為人本極活動、欲乘機發展其野心、但為人局量不甚大、於軍人而外、什麼不能發的文人政客、不足當其一盼、故此兩人對政治即非無意布置其勢力、有時亦拿不出人來布置、曾聞當上海會議時、推荐政府委員、各舉所知、大有龍爭虎鬬之勢、而李先生一時無人可舉、遂荐陳公博、同席駁以陳有共產附逆嫌疑、彼遂憤然、乘請其再舉、彼覓無以對、聞李之意、亦非不欲再舉、但實苦一時無人可舉、白於地盤、實較有興味、觀其委委曲曲以謀上海、攻過海州時、即預備主山東之政、即可証明之、但至與周鳳岐交換、得到上海時、則全權交之張

定璠、此外一切用人、均唯張是聽、原來張為白之保定軍官同學、其人於一部軍事講義錄、真能倒背如流、故白傾倒之、其他亦似不聞其所長、此亦足為白夾袋裏無私人的証據、自蔣去後、軍委會一切主張多出白意、外間浮言、遂有謂其包辦者、乃大憤然、近來遂忽見消極的態度、以此諸故、桂派者政治上遂毫無勢力、昔年陸榮廷手下的人材、如曾達嚴直方等、始終不離李白左右、而王乃昌且以曾為李之老師、與之接近、但李白目中、終覺沒有此一輩人、記者平心論之、軍人如李白、總算安守本分、在今日實難能而可貴的了、前說粵派浙派到底係如何的腐化、而何以必要腐化、可以說出來、大家聽聽、當滇民主政之時、與伍梯雲可稱流逗、凡是廣東人必以青眼招待、王大博士擁惠、而以由北京辭行來到上海、遂承招待而做了司法總長、當時的黨論極不謂然、如李協和宋淵源等併肆意訕笑、常面引本報論、「王博士學問愈高官愈做大」的話以譏之、而滇民則引總理的五權憲法實為王博士所發明的話、以奬飾之、及至孫軍攻寧、王博士發急不堪、遂捲舖蓋乘車出都門、乃車至中途不通而回、狀極狼狽、而黨人猶笑之、謂其有意回來坐待孫聯帥蒞寧、或尚可以進一步由總長而升總理、這也未免太被寃了、而王博士偏偏捨不得「肥水落了外人田」的主義、一個次長必要給曾為與孫財政要人之乃弟羅文莊、這自然是人以類聚了、但這位羅二爺偏偏不識黨人風頭、而對人輒主張南京政府應把國中之反赤討赤之實力派均羅致進來、這自是有所指而云然、一般人遂稱羅二爺實與乃兄同主義、謂乃兄於孫前次到北京時、尚集合同黨與孫密議於西山、謀如何恢復勢力、今乃弟若此、是來實行乃兄主義的了、新政府成後、這位協和先生不客氣、要王博士換一換次長才好、並荐徐元誥為繼、博士初時唯唯而已、後來看同鄉的勢力、一天一天大起來了、遂謂我認不得徐元誥、而羅二爺亦就即日到任、此事近來亦成了一個的小小風潮、

孫哲生於財政總長本來不能聯合成一名詞的、而交通系乘機而入、孫少爺遂放大胆子了、果然脫了國民黨跑到奉天回經北京代理了一年多之交通總長鄭某、遂到任了、財政上計畫位小財神之手、總算有了小小辦法、但是交通系的勢力進來了、一批的舊交系廣貨販來其不在少數、浙派的蔡先生、向為北大派盟主、與研究系有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自浙江以至南京一千多里地內、大多數的研究先生、均恃為

義國將課獨身稅

△為人不能沒老婆

東方社東京二十八日電云、義大利來電、義政府決向二十五歲獨身之男子、徵課獨身稅、該法案已提出國會、其要項如次、

一、家庭為組織國家之根本要件、故結婚為絕對之必要、

二、獨身稅所得財源、充作擁護母體保護孤兒之用、

又昨日本埠京津日日新聞大連無線電話、義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可決獨身稅新法令、其理由謂獨身者、因無妻室、只知個人享樂、易流於浮薄、惟此項收入、決充作義大利孤兒及殘廢者之國庫救助費、分為正稅與附加稅兩種、正稅係對於二十五歲以上、滿三十五歲者、每年課以三十五尼拉、三十六歲以上、滿五十歲者三十尼拉、五十一歲以上、滿六十五歲者、二十五尼拉、附加稅為個人所得稅之四分之一、故收入多之獨身者、所負課稅愈重、此外政府更擬對於無子之夫婦課稅、現此議案正由下院審議中、因之義大利全國獨身者與無子之夫婦大起恐慌云、

東京前日一慘劇

△起重機壓殺行路人

東方社東京二十七日電云、昨日午後八時左右、上野松坂屋綢緞店建築場之大起重機繩兩斷、該機倒於電車道、慘死四名、負傷五名、

明年度日本預算案

△海軍當局要求維持原數目

東方社東京廿八日電云、各省明年度新事業之查定已告終、承認額為一億一千萬元、預算總額為十七億五六百萬元、又電云、海軍省之明年度新請款額合計五千五百萬元、經大藏省查定結果、計艦船維持費一千二百萬元、航空設備費四百萬元、科學兵器研究費二百萬元、兵器臨時試驗費一百萬元、均一律加以削減、然海軍當局以此皆為吃緊不可緩之事業、就中如艦船維持費乃本規定計畫、於維持建造之艦船所必要之經費、到底不能承認減額、又如科學兵器研究費、因採用日新月異之兵器、非加以充分之研究不可、故應照請款原額辦理、擬開省議、以要求請款額之復活、

東京一慘劇

△南英商永寧兩保險行賠款迅速

△府英商經理馬伯聲君辦事敏捷被焚幸經馬伯聲君介紹銀行經理之永寧兩保險行賠款迅速失慎以致大廠房及粉機完全失火、南英商中國實業公司之公證人查廠調查後由公司出資賠償、

馬君伯聲君辦事敏捷、最後使中國實業公司之損失僅十四萬六千九百五十元、南英商險行在濟南先後賠償十萬一千元、並永寧險行擔賠四萬五千餘元、並英商險行擔賠十萬一千元、

無折扣、曾經本廠領受、

本廠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失慎、以致大廠房及粉機完全失火、南英商中國實業公司之公證人查廠調查後、